

火车上唱歌的姑娘

□王手

每年的五月,宇文都要去上海一次。

五月是一年中舒服的月份,黏糊的霉季已经结束,天渐渐高了,风也吹得远了,气温就像是刻意调节了一样,设置在半袖衬衣和一件汗衫之间。如果在晚上,那也是最有意境的“线毯”程度,隐约又不絮絮。

五月是宇文在心里定下的。说是定,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。一年的许多时间,他都是这样忙而不碌,他不会觉得月份之间有什么两样,或者说,他对月份本来就不怎么敏感,有时甚至是昏昏庸庸的。但临近五月了就不一样,他会将对日子突然警觉起来,常常在暗地里提醒自己一句,噢,再过几天就是五月了。于是,心里记挂着,小心地、不动声色地在五月的日子里匀出两天……

宇文去上海是为了去看小雨。一直以来,他想着能和小雨睡上一觉。

有一段时间,宇文在自己的小城里是焦灼的。这个小城有许多民间私拟的竞赛内容,比如青年比才、中年比富、老年比子女,这些项目像鞭子一样抽打着那些仁人志士,激励着他们奋力拼搏。宇文自忖,自己的“而立”已经过去,他尽显才华了吗?自己的“不惑”即将开始,他有富裕的迹象了吗?子女那是后事,暂且按下不表。对于前面两项,宇文的回答是,马马虎虎,不尽如人意。尽管这样,宇文还是喜欢这类竞赛的,怎么说它也有积极向上的一面。

这个小城是富裕的。白天在单位,宇文感觉不出它的富裕,他觉得这些和自己无关。他沾沾自喜自己的安逸和优越。他的窗外,是一个叫吟潭公园,他可以在自己的座位上,呆呆地看上半天树叶。他可以花很多心思,去选择和收集自己品抵的茶种。遇上有把握的求事者,他也可以不用担心地接纳一套小小的皮具。工资,现在都打到卡里了,透支了也不要紧。最不用操心的就是奖金,头儿们总会挖空心思地弄出些招儿,给大家凑个心境平和的数字。但是,到了晚上,宇文的感觉就不那么自在了。那些情调暧昧的茶座,那些灯火隐约的浴室,都弄得他鼻子痒痒的,喷嚏连天。还有,这个小城是禁鸣喇叭的,那些香车宝马总会像蛇一样悄无声息地在他身边匍匐过来,冷不丁地吓他一跳。这个时候,宇文才感觉到,自己心底的不满原来是那么明显。他突然不喜欢这个小城了,尤其不喜欢它完全分离的实质内容。就说那些竞赛吧,白天和晚上,职业

世界的本质是黑暗,光明是外在的,光明加在黑暗上,世界就亮了。当晨光印进灰扑的窗玻璃,猫的笼子渐渐从黑暗里浮现出来。一起浮现的,还有屋里的陈设和偃卧床上的老宋。老宋两眼昏花,透进房间的光线也尚微弱,并不能看清周围的每一样东西。他只看到黑夜在缓缓褪色,被它掩藏的物体逐渐露出了形状。但他知道“猫”的笼子还是空的,里头只有一小段充当诱饵的香肠——他侧耳倾听了一夜,并没听到老鼠入笼的声音。

又是一个失败的夜晚,为“猫”复仇的计划也只能继续拖延下去。老宋略有一点沮丧。更多的是感慨:老鼠越来越难捕捉了。在十多年前,老鼠还是令人头疼的东西,每天晚上都在梁上蹦跳,在浮棚上厮打,相互追逐着越床而过,甚至在人并未睡着的时候爬上人的脸。老鼠药、捕鼠器、粘鼠纸全都用过,鼠辈依旧族丁旺盛。强大的繁殖能力使它们藐视任何恶意的屠戮。不知从何时起,它们突然稀少下去,曾经孜孜不倦的啃噬声也日渐消息,并最终归于阙寂。据人赘乡村的儿子说,乡下的老鼠也已不多,仅存的一些,也变成了指头大小。儿子怀疑是种的粮食有问题,老鼠换代快,一年至少四五代,所以很快就表现出来了。他断定人类早晚也会有这一天。但他并不忧虑,因为这是未来的事,在他有生之年不可能出现。况且要完蛋大家都完蛋,没什么好委屈,也就没什么好嚷嚷。街坊老谢有其他解释。他说现在房子造得太结实,又是钢筋又是水泥,老鼠钻不进去,所以就看不见了。

儿子是集镇上卖汤圆的,不是电视里的科学家,他讲科学,听听也就算了。至于老谢的观点,老宋更是直接否定。老宋的房子还是那座老瓦房,墙壁和地面也如旧,并没有经过特别处理,他的老鼠还是日复一日少下去。所以,跟住老宋有什么关系呢?他认为老谢这么说,跟不在解释问题,而是拐弯抹角挖苦他的房子太破。在原先,老城区一大片一大片都是瓦房,后来逐渐都翻盖成平房,还有拆掉老房盖洋楼的,比如老谢家。老谢和老宋都住在准提庵街,家门隔街相对。街里原有一座准提庵,故名,“文革”时庵被拆除,名称则留用至今。准提庵街其实不算街,太窄,只能算巷,在北方叫胡同,中原叫“拐儿”,或者“过道儿”。老谢家八十年代改建平房,千禧年又翻成两层小楼,2010年在楼顶又加了一层。他家每次翻盖房子,老宋就在街对面袖手旁观——其实是监督,他担心谢家侵占道路,导致街道在此收缩,对自己就是一种挤压。另外,对面把建筑材料都堆放在街里,过往车辆只能靠靠这边走,他担心会撞上自家院墙和大门。在监督的同时,他也亲眼目睹了谢家房子造得有多结实。因此,当老谢舒服地躺在他家门楼下的竹椅上,隔条街向老宋发表如上见解,老宋抬头看看对面的洋楼,再环视周边高高低低的楼房和平

和阶层,人和人,都有着大相径庭的标准和要求:第一,要想办法赚点钱,没有钱,在外没身份,在家没地位;第二,有了钱要先购置下一套好房,什么是好的房子?老城区商业街一带的房子;第三,有了好的房子还要安顿好一个家,家是安身立命之本,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不是一个好生活,同样,仅能避风挡雨,却家徒四壁,肯定也不是一个好人家;第四,光有一个好家还不够,还要有一个好女人,这当然不是指自己的爱人,爱人是感情的一部分,但不是感情的全部,是全部,这个人生就“抑欲寡欢”了。人的感情是丰富的,丰富的感情和单一的生活是不和谐的,要让丰富的感情不至于倾斜,就要有一个外在的因素来平衡它。这四则完全做到,宇文觉得有点难,但努力努力,突破个一二,还是有些把握的。

他就是在这个时候碰到小雨的。有了小雨,宇文心里平静了许多,至少和别人比起来,是不那么落后了。他可以自我安慰地换一种说法:凡事是不能十全十美的,能力也是有所侧重的,堤外损失堤内补嘛,他用小雨来弥补其他。

宇文和小雨是默契的,这种默契不仅仅体现在关系上,还体现在一些细节上。为什么一定要搞得那么清楚呢?他们都这么想。于是,他们的交往就没有负担了。曾经有一次,宇文试探性地问小雨,我能去上海看看你吗?小雨说,行啊,虽说是两个地方,其实也挺近的,交通很方便。宇文进一步说,我若去上海,你是陪我玩呢,还是真的只是见上一面?站在某个标志性建筑下面,隔靴搔痒地拥抱一下?小雨浅浅地一笑,你真会制造意境。又说,白天如果抽不出身,晚上应该有空吧。宇文故作惊讶地说,那不是得留下来过上一夜?小雨说,你计划不在这儿过夜的,就那蜻蜓点水一下?还是顺其自然吧。这是个接纳和很有余地的信号。本来,宇文还想问得再具体点,比如这一夜在哪里过,在宾馆,还是在家里?后来想想,真是不能太计划了,大方向解决了,细枝末节应该都会是一路绿灯的。

小雨说,你来的那个站叫梅陇。开始的时候,宇文觉得小雨一定在耍什么花招。比如说自己正在梅陇办事,不方便,然后草草地在路边见上一面,在快餐店里坐一坐,充其量捉个手,尽管情调也有,但宇文觉得,那不是他所期待的。事实上,小雨是诚心的。梅陇是铁路沿线的一个分站,在上海的西南角,出口在虹梅路地铁,距认真的上海站,地图上看,还有一掌,

路还不短,在梅陇下只是为了方便,没别的意思。上海是一个“省份”,而梅陇,就像是一个“县级市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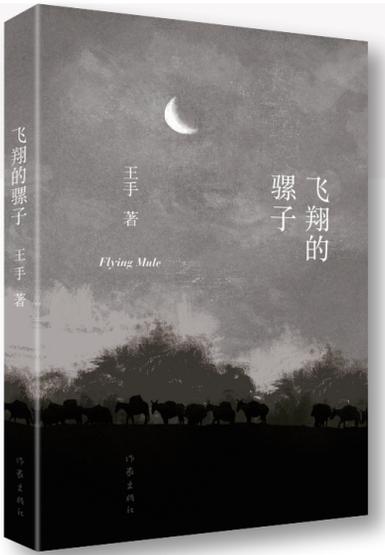
小雨还说,你来的话,给我带个手机吧,我那个老的被人偷了。宇文爽朗地应了下来,问,你要好点的,还是一般的?小雨说,就那种千八九的红三星吧,我用它已经习惯了。宇文说,那你就自己买一个嘛,我把钱刷到你卡里就是。一个手机,宇文这一趟上海之行就更有理由了。

宇文是晚上七点到达梅陇的。他和小雨约好在地铁的楼上等。这个时候,下班的高峰已经过去,地铁也开得慢条斯理了,站在空荡的地铁楼上,灯光惨淡,等的意味就浓重了起来。宇文知道,也许哪趟地铁过后,小雨就会从电步梯上缓缓上来,然后,笑吟吟意味深长地朝他走来。

小雨还没有来,宇文一时无所事事,楼上还开着的就剩一间音像店了。他对音像有点兴趣,他本来可以进去看看,边看边等,时间就过得快。也许是她滞留在空荡的楼上很突兀吧,店里那个样子前卫的女孩瞄着他看,这样,他再进入音像店就有点别扭了,他只得做出另外一个选择,踱步到那张线路图前,作寻找方向状。在梅陇,他肯定是个过客,东南西北也搞不清楚,但站在线路图前,他还是和谐的,就像线路图里的一个箭头。

他记得小雨说过,她住的地方叫什么庄。他顺着线路找,就找到了一个莘庄,对,就是莘庄。莘庄是这条线路的一个站头,宇文数了数,从梅陇过去还有四站路,这个距离不算远,坐地铁二十分钟,走路也不过一个半小时,也就是说,就算接下来这段时间他有些仓促,拼命在酝酿,到了夜前,也应该有个火候了。

有人像纸一样飘到他身边,碰了他一下,他回头一看,小雨俏皮地向他噘了一下嘴,他顺势就揪过来她的腰,小雨也像模像样地贴上了他。这是宇文第一次来上海,他暗暗有些吃惊,自己怎么做得如此顺风顺水,一点也没有生,连那个偷偷盯着他看的音像店女孩也觉得无趣了,她本来猜揣,这个鬼鬼祟祟的男人一定有什么精彩,这会儿,她像是突然遭到了枪击,脸上没劲地木然起来。在这之前,宇文和小雨只见过几面,都是在小城,在某个场合。宇文觉得,熟悉的地方总会有一些障碍;就说程度,仔细分析起来,也只是心仪而已。在上海居然能放得很开,根本不用考虑和准备。宇文感慨,陌生的地方,陌生的



环境,就是好。

小雨说,现在,你想怎么玩?宇文也装作挺有玩兴的,客随主便吧。小雨说,那我们先去上海影城吧,你看过《花样年华》吗?宇文摇摇头。小雨说,那去看吧,你不会后悔的,就算你闭着眼睛去听听音乐,那个琴也拉得……宇文心想,不就是一个半小时吗?去就去吧。小雨接着说,然后,我们去一个陶吧;然后,我们再去吃个夜宵……小雨又说,你平时有熬夜的习惯吗?宇文勉强附和着,还行。心里却在嘀咕,别再弄出个什么项目,把时间安排到天明。

一辆地铁咣当咣当地响了过来。表面上,宇文也装得兴致勃勃,仔细体会会,自己的脚步有点情绪,不那么欢快。他在进地铁时又下意识地看了看那张线路图,隔远在心里把这条路默走了一下。往西走,就是个莘庄,虽然只有四站路,但现在和他没什么关系。他们走的是往东的方向,意向是那个上海影城。

上海影城在淮海路附近。在上海,宇文像一只无头的苍蝇,所有的方向都是小雨给的。

《花样年华》确实不错,那条石板路非常有意境,那些旗袍也非常符合情调,那段反反复复起来的音乐,就像小雨渲染的,差点把人给拉死了。两个小时,他们又去了隔壁的一个陶吧。做了碗,做了盘,又做了罐,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。宇文想起自己原先的打算,这些时间,本来都是他在酝酿的过程,现在看来,原先的想法不很实际。在上海,他得听死小雨的调遣,小雨不主动,还不想归巢,他就是热血沸腾了也没有

准提庵街的钉子户

□李清源

买来几根火腿肠,竟然依旧不吃。好像那些小畜生已经洞察他的用心,不肯上当。或者是它们伙食太好,根本看不上这些东西。驱赶和投毒都不行,老宋决定以智取胜。猫最喜欢什么?老鼠。那就捉个老鼠当诱饵,设置机关捕杀之吧。

老宋用铁条做骨架,绕以细铁丝,做成一只笼子,然后又设计了一个弹簧门,老鼠爬进去触动机关,弹簧门即自动关闭,将老鼠囚禁其中。得要活的,死老鼠不够新鲜,他担心吸引了那些专注于交配的猫。他将剩余的火腿肠投进去,把笼子放置到屋角。那儿有个洞穴,在往年老鼠经常由此出入。他听着猫叫等候一夜,第二天捉拿观察,什么也没有。第二夜也没有,第三、第四夜亦然。一连等了七天,火腿肠干成了硬疙瘩,仍然没有老鼠光顾。他开始怀念那些小东西,它们的确烦人,偷粮食啃桌椅,得空就跑出来搞破坏,但有它们窜来跳去,屋子倒有了生气,而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死气沉沉。老宋往前回想,在有老鼠的年月,他好像还没怎么失眠过,最多是睡得晚一点,醒得早一点,毕竟老年人没那么多瞌睡。

如果再往前回忆,老宋会想起来他其实是个贪睡的人。儿女和老婆都在的时候,他每晚做完该做的事,往床上一挺,即刻胸脯睡去。后来老婆因病往生,空床独卧,老宋开始有点睡不牢。等到儿女一娶一嫁,相继离去,再没人跟他聒噪,他的睡眠好极了,女儿单位的工资,越来越不能保证及时和足量。女儿嫁到城南,离得相对近,每周会来看看老宋,带些吃的用的。后来下岗了,自顾不暇,就来得少了,有时候终年见不到几次面。但比之儿子,依旧要好很多。儿子先天跛脚,走路左低右高,人送绰号“地不平”。受累于残疾和家中经济条件,加上本身也没文化没工作,直到三十七岁还是一条光棍,最终还是托姐姐福,由她婆家一个远亲帮忙撮合,才在三十八岁生日之前喜结姻缘,远走四十多里,到某乡镇一个中年寡妇家做了倒插门。从此后一个大唐,一个西天,父子俩要见上一面,比取一回经还难。难不在于交通,在于两人的状态:老子认为,正确的父子关系应该是儿子主动来探望,而不是主动去探望儿子;至于儿子,却总是没时间,不方便,下月吧,再等等。家里遂陷入冷清。他们的院子很窄小,两个人走对过,都得像峡谷里会车,一不小心就会发生碰撞,此时却显得空旷无比,能容得下一万只猫交配和厮打。瓦房是硬山顶

面南三间格局,老宋住东屋,女儿住西屋,儿子没地方,就在堂屋支了张床板。未出赘时,儿子每天晚上都发牢骚,街道里一般大的这个结婚了,两个生娃了,说来,就数他最狼狽最委屈。姐姐被吵得没法睡,隔堵墙喝令他闭嘴。他反叫姐姐闭嘴。然后姐弟俩就开始了没完没了地你闭嘴你闭嘴,直到老宋忍无可忍,在东屋大吼一声:“都给我闭嘴!”老瓦房里这才安静下来,只剩下老鼠窸窣窣的声音。到现在,没人吵闹了,曾经深感逼仄的房子空虚涨大,老宋偶尔在另外两个房间里待一会儿,老是想到隆冬月亮上的广寒宫。有时候,他会坐在堂屋门楣上,望着覆盖院子的老槐树发呆。风一阵一阵刮过来,槐树叶哗哗作响,像有一群人在窃窃私语。若是秋天,树叶因时枯萎,加以烈风,一夜之间凋零殆尽,就像人掉光头发,突然间就衰老了。老宋不喜欢秋冬天,萧瑟寒冷,太难挨。尤其不喜欢秋冬的夜晚,仿佛全世界都推进了冰窖里,全世界的孤独都浓缩了压过来。他被孤独逼得心慌气短,不能成眠。

也就是从这时候起,他不再讨厌老鼠。他害怕寂静,需要有点声音,就像小孩子怕黑,需要点上一盏灯。房间里有声音,就说明有东西与自己同在,而且这东西是活物,与自己同属一个世界,好歹也是个伴。他经常想起他爹讲过的故事。他爹曾经在某深山看林场,偌大山头只有他一人,每到晚上万籁俱寂,满山幢幢乱影,仿佛不是人间。山林里有狼出没,每当月光皎然,就会嗥嗥而鸣。这时候,他爹就躲在木屋侧耳倾听,就像倾听亲朋好友的呼唤。他爹说,有狼叫的夜晚,是他最安心时候。老宋听着老鼠搞出来的动静,深刻理解了他爹所遭的罪。只可惜他的儿女们都不理解,所以才会把他丢在这里,长时间不来看一眼而不感到不安。也许他们早晚也会理解吧,到那时候,他们会不会像此时的老宋一样,对自己的父亲充满愧疚呢?想到这里,老宋心头很荒凉,犹如长满荆榛和野草的山丘。

连老鼠的动静也越来越少了。浮棚上渐渐没有了激烈的扑斗,啃噬桌斗和柜脚的咯咯声,也最终消失在浓密的黑暗里。老婆走了,女儿走了,儿子走了,如今连老鼠也不再奉陪,老宋觉得被全世界抛弃了。

真心讲,老宋如此绝望,其实有赌气的情绪,意欲借老鼠的消失,强化被儿女遗弃的不满。他需要老鼠做伴,但他并不喜欢老鼠,正如他需要

用。他暗暗嘱咐自己,慢慢走着瞧吧。

从陶吧出来已经快十二点了,这会儿,宇文怎么也不想再吃夜宵了。他没说自己困了,他不能有太明显的“睡”意,好像他来上海就是为了熬夜。宇文说,我没吃夜宵的习惯。他还说,其实,吃夜宵一点也不卫生,他指的是生活卫生。小雨说,我发现你们这个年纪的人特别讲究规律。宇文说,那是身不由己啊,我们要保持好自己的身体是不是?小雨笑了一下,那我们早点休息吧。宇文暗想,现在,她的行为指向才步入他的思想轨道。他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,他们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形式呢?他对如何开始感兴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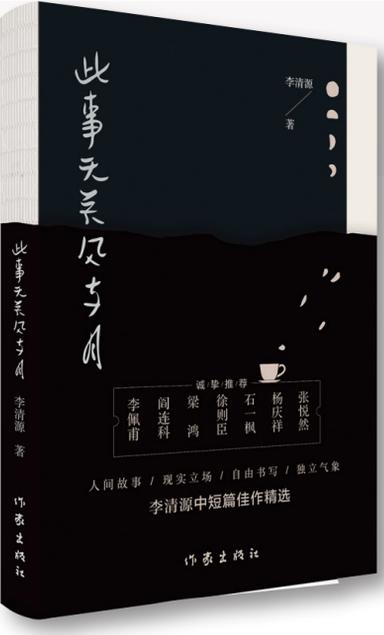
地铁早没有了。如果就这样走回去,也是挺有情调的。小雨哇了一声,你以为这是你们小城啊?我给你举个例子吧,我在上海工作生活了两年,从没有在逛街的时候碰到过同事,你说这地方大不大?宇文点点头,表示相信这个说法。

他们拦了辆的士,驰去。小雨用上海话轻巧地指点司机怎么走,宇文听得不是很懂,但他知道,不管怎么走,那都是往莘庄的方向,去小雨家,他的心开始踏实下来。

这是一间真正的斗室,一间单身女人宿舍。与宇文在小城的家相比,这里是缺了很多内容的,硬件上就差了很多,比如差像模像样的客厅,甚至差两张坐着说说话的椅子,或者说能让人端着形象、正襟危坐的椅子。他们只能够坐在床上,靠着一堆枕头垫子之类的东西。开始的时候,他们也是坐着的,但坐在床上太认真,感觉更别扭,于是,在不知不觉中他们过渡到半躺半靠,这样就让人舒服多了。同时,他们也给自己铺起了想入非非的土壤。宇文想起小雨那句“顺其自然”的话,一般意义上讲,这句话表现得很有风度,很有亲和力,实质上,这句话反而让人拘谨了。顺其自然其实是叫人不自在,因为它把目的点出来了。任何人的相处都一样,有了目的,就浅薄了。假如没有这句话,他们最终也会走到故事里去,但那个性质不一样,那是瞬间擦出的火花,火花属于意外和突发,不是人能够控制得了的。

曾经有一下,宇文的手碰到了小雨的手,他停了一下,他没有惊乍着把手抽回来,他那时候不知要做什么,尖起自己的手指,在小雨的手心上画了几画,他肯定这不是暗示,他也说不清这是什么内容,但这一下像把小雨贴了符咒,她的身体温暖起来。他先是将另一只手也递到他手里,她特地睁开眼睛看了看他,好像是征得了他的同意,或者是得到了什么鼓励,她放开身体,像蛇一样匍匐过来,游到他身上。这时候,宇文要是再停留在她手上就坏事了,就要呆滞了。他把自己的手抽出来,在她的背上轻抚了一下。他相信,对某些人来说,抚背也能唤起她的“性趣”,于是,他听见她一声很轻的、不易察觉的呻吟。

(摘自《飞翔的骡子》,王手著,作家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)



房,然后勾回头看看身后快要锈透的铁皮院门,以及门后老瓦松动的破房子,很自然地将老谢的话当成了对自己的嘲讽。但他并不生气。七十多岁的老头儿了,还有什么看不开呢?

你要老鼠干吗?老谢在那边问。

逮猫。

逮猫干吗?

老宋不答。老谢从竹椅上抬起头。哎?老宋假装没听见,提起小凳回自家院子。他没法告诉老谢逮猫是为了弄死,因为他忽然想起老谢家也有一只花猫。老宋的睡眠随着年纪增长而日趋脆弱,先是像玻璃,然后像春冰,到现在则成了肥皂泡,针尖大小的响动,就是使其破碎。近几日天气和暖,有几只猫因时发情,每到晚上,就聚集到老宋家嗷叫求偶。老宋家除了老瓦房,还有一间当厨房的小棚屋,一个顶上踩着废木板的厕所,一棵正在开花的老槐树,以及一条粉化严重的低矮院墙,非常适合小动物追逐奔跑,所以猫们喜欢来这里解决它们的爱恨情仇。凄厉的嚎叫和激烈厮打连彻彻夜,老宋以棉塞耳而无用,意欲驱逐而不能,只能站到院子当中号叫。

谁家的猫,自己拴起来啊,再跑这儿叫,我可要打死!

然而没用。猫们依旧将这里当作欢场,肆无忌惮地毁掉了老宋的睡眠。老宋决定报复。他在馒头里下药,丢到房顶、棚顶和院子当中的地面上。猫不吃。改在蛋糕里下药,还不吃。发狠

对面老谢一起唠嗑打发时间,但并不喜欢他这个人一样。所以,老鼠没了,没了就没了,他虽感到遗憾,却并不为此心生悲伤。而当他决定惩罚在他房顶和院子里看住的猫时,想到的第一条妙计,就是弄个老鼠当诱饵——他并不珍视这种贼头贼脑的小东西。

一开始他没想到诱捕一只老鼠会有这么难。他一直认为,像老鼠这样繁殖能力惊人的物种,不可能一下子灭绝,肯定会有若干幸存的,躲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。他相信他这座已成危房的老建筑里必定还有那么一两只。可是连候七天,竟一无所获。他很失望,在第八天早晨走出家门,搭乘公交车去南关儿家。他要女儿帮他捉一只老鼠。女儿在南关桥头开了家缝纫店,每日踏着已经过时的老式缝纫机翻衬衣裳。她锁着裤边听了爸爸的耍个,一时哭笑不得。

我往哪儿给你弄个老鼠去?她停下手中的活儿,对她爸说,猫叫春也就几天,马上就入夏了,它们自己就走了,别折腾了。

老宋板起脸。你们倒是睡得好,一大家子住一起,再没那什么踏实。你知道我是咋熬的?你睡不着我也没办法呀。女儿说,买点安眠药吧,睡前吃两片,就睡着了。

睡不着吃安眠药,好比肚子饿了吃大烟膏,在老宋看来纯粹是瞎主意。他负气而去,咚咚咚跑到车站,花钱买票去乡下找儿子。这是儿子人赘以来老宋第二次登门。儿子刚好从集市上卖汤圆归来,看到老爹很意外。当他听老宋讲明来意,更加意外。

你这个?儿子瞪着老宋。不行吗?

行啊行啊。儿子说,我还以为你是来看你孙子的。我就有点纳闷,你不想我这个儿子,也不想孙子?

你想过你爹吗?老宋脸上乌云密布,声音嗡嗡隆隆像打雷。

儿子语塞。

孙子!嗨!老宋继续说,到底是我孙子,还是我外孙?

儿子本来要给他倒茶,听到这句话,又把茶瓶软木塞上了。给你十块钱,你买张车票回去吧。儿子从纸盒里抽出一张十元纸币递过去。以后别来了。

(摘自《此事无关风与月》,李清源著,作家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)